

今年春节，回老家拜年，我在姑妈家吃完中饭，就去石臼湖大堤上走走。一眼望去，那种开阔令人心旷神怡。漫步湖边，看飞鸟自由翱翔，白鹭下榻湖中草地，不时传来野鸭的呼唤，好一个诗意野性的石臼湖！

沿着湖堤返回，顺一条下坡路弯道村巷中。在那里，一座久远古朴的灰瓦房，是我出生之地。走近它，深情地凝视，思绪随往事万干翻飞。正出神间，余光里闪现一个身影，是他！多年未见的儿时玩伴。当年的他学习不太好，对戏曲倒是酷爱痴迷。家人就送他去学戏，到处演出弄得家喻户晓。

我转身叫住他，兴奋地与他打招呼。聊起戏曲，他的眼里闪过一缕忧伤。过了一会，他黯然地说，“早就不干了。”

“开什么玩笑，你可是潇洒倜傥的风流小生啊！”我很是纳闷，忍不住问道，“说正事，怎么就不干了呢？那你现在做什么？在哪里高就？”

连珠炮似的提问，仿佛戳到了他的痛处。出于礼貌，他勉强又有些激动地说，“现在哪还有人看戏？又赚不了钱，还是你们好。”稍事停顿，接着他又说：“我现在就在家，养螃蟹。这些年，你都看到的，家乡水产养殖是个好行当……”

我大概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内心也是一片失落。曾经，故乡的春节有很多风俗，热闹喜庆，弥漫着浓郁的文化气息——

舞龙灯。几十个劳力撑起龙身，通力合作，舞出龙腾飞跃之状，神气活现。在漆黑的夜幕下，龙身里的烛

闲来垂钓碧溪上

邱祖晖

涟漪微泛的小河边，绿叶披拂的杨柳树下，握一枝长竿，抛一段丝线，浮几粒浮标，守一方水面，静等鱼儿来上钩。这便是我周末生活中的一帧醉人的画面。

三千多年前的渭水之滨，有一位八十岁的老翁，正在河边垂钓。令人奇怪的是，他的钩子是直的，没有鱼饵，并且高高地离开水面，他就是“宁在直中取，不向曲中求”的姜子牙。当然，他并不是真的钓鱼，他要钓的是王与侯，最终他钓到了周文王，钓来了大周朝几百年的江山。这可真是一次战果辉煌的垂钓啊。

两千年前的富春江边，也有一位渔翁在垂钓，只不过他身处之地距江边有上百米远，距水面有几十米高。因为他钓的也不是鱼，而是一种超脱尘世的活静和飘逸之情。他便是东汉著名的隐士严子陵。

还有一千多年前的“独钓寒江雪”的柳宗元。虽都是在江边垂钓，但却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垂钓，因为他们所追求的并不是那鲜活的鱼儿和垂钓的乐趣，而是出于一种政治上的需要，摆出了一种人生态势。我不是姜子牙们，我所追求的是那鱼儿的鲜美，是那鱼儿咬钩时的心颤，是那野外的风清与花香。

每当风和日丽的周日，我便骑上自行车，带上心爱的鱼竿，到郊外去钓鱼。出了城之后，一切都美妙起来：没有了马达的轰鸣，没有了污浊的空气，没有了阻碍视线的高楼大厦；有的是燕子的呢喃，白鹭的飞翔；有的是桃花梨花香油菜花扑鼻的芳香；有的是一览无余的大好春光。“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找到一方池塘，或是一条弯弯的小河，选好位置，打好窝子，抛下钓饵，静等鱼儿前来约会。

现如今乡下的水面，很多都成了农民放养的渔场，养鱼、养虾、养螃蟹。要

太阳会翻山

毛松南

细细毛雨鸟湿衣。

雨不大，但带有侵略性，渐进式、渗透法，不紧不慢，缠绵不休。树叶耷拉着，任由雨水恣虐。

老赵的遮阳伞面北斜撑，遮寒风挡冷雨。正月头里，修鞋摊清闲了，老赵收缩着脖子，灰蓬蓬的头绳帽箍得连头搭颈，毛糙糙的手互拢着，无神的眼睛无目的的四处张望。公路上轿车、卡车、电动车各行其道，没有人往他这边看上一眼。公交车的乘客有上有下，各怀心事，匆忙离去。

街头摆摊，巷尾叫卖。老赵的修鞋摊就在旺路口。邮局屋檐下，能遮风挡雨。旧三轮摩托、铁皮工具箱都已磨损得放光发亮，年代感十足，和老赵相依相伴几十年，彰显老男人的担当。修鞋机原来一年一换，现在生意清淡，快三年了，还没有更换的必要。修鞋机一台三百多块钱，不是太贵，但老赵把它当亲孙子一样爱护，他习惯性地叫它磕头机，通俗形象，老赵修鞋时也会跟着它不住磕头，嵌拔丝一拉一扯，在机上有节奏移动。手指要在鞋里把握动态，磕头机也常捣蛋，时常被机针侵害。挣钱不易哩。

久坐后，老赵会变换坐姿，用手帮助两腿交换着位置，伸前缩后，循环往复。五十年来，除了摊位稍有变动外，他的双腿没有变化，小儿麻痹症，一直粘附着他从小到老。好在依靠双拐还

石臼湖畔藏忧思

徐伟伟

火，游走在村巷里，将平安福运送进村民家。

打水泔。几十年年轻小伙儿，头扎毛巾，身穿球衣裤，脚踏虎头靴表演，在锣鼓和“吹尖”声的烘托下，节奏越来越快，真是惊险刺激。

过会场。这是在举行庙会时，来自天南海北的商贩沿马路支起摊位，打造的百货一条街。熙熙攘攘的人流，不觉得喧闹，倒是大人孩子们的乐园。

还有一个习俗是我的最爱——唱大戏。一般下午和晚上演出，接连三天，抑或是五天，实在过瘾。这里多演国粹京剧和黄梅戏，偶尔也有软糯轻柔的越剧。著名黄梅戏表演艺术家韩再芬曾多次来此演出。常演的剧目有《龙凤呈祥》《狸猫换太子》《女驸马》《天仙配》等。故乡人就是在这一个个经典的戏曲故事中，塑造了性格、陶冶了情操。

那时，我母亲是京剧演员。她在台上轻移莲步翩翩起舞，黛眉明眸神采飞扬，让我有了当一名戏曲演员的梦想。父亲说，女孩子还是考大学为好。可是每当我看见儿时的玩伴没有学习的烦恼，整个人被戏曲艺术浸润得像个明星，心中是多么羡慕啊。

上世纪八十年代，湖阳还是个很落后的地方。在水一方，与世隔绝，属县城最偏远地区。人们划着木船

找一处野生水面，还挺不容易的。我还是坚持找野塘下钩，不愿去渔场钓鱼。

因为在渔场钓鱼简直不是钓，而是用抄网在鱼篓里捞。有一次，一位朋友请我们到一处渔场钓鱼。鱼食撒下去后，便见水泡直冒，刚把钩子抛下，就有鱼儿咬钩，随手一拎便是一条，连从未钓鱼的夫人也一连钓了好几条，高兴得大呼小叫。这哪里是钓鱼呀，真是对钓鱼本质上的一种颠覆！

实际上钓鱼是很有讲究的。“早钓鱼，晚钓虾，中午前后钓王八”，说的是钓鱼要注意时间；“金角，银边，草中央”，说的是钓鱼要选择恰当的地理位置；“春钓浅滩，夏钓深潭”，说的是在不同的季节，应该选择不同的方位。等到了渔场，这些理论经验全都不需要了，随便钓就是了。这样的钓鱼还有什么味道呢？

所以，我还是喜欢到野塘去钓鱼。找到一处水面后，仔细地选择好地段，在水草丰茂的空隙处，打下两到三个窝子，然后点上一支烟，将钩子放到窝子里，两眼紧盯着浮标，静静地等待。这时候，四野一片寂静，有微风轻轻地吹着，携来沁人心脾花草香。时而有呢喃的燕子翩翩飞过，或是在水面来个漂亮的俯冲；还有叫天子在不远处不停地重复着快乐的旋律。

哟，注意，有情况！我的心跳顿时加速。只见浮标沉沉浮浮，又猛地上浮了好几粒，来了！手腕一用力，一条银亮的鲫鱼被我甩到了岸上。首战告捷，再接再厉。野塘里的鱼比较杂，有半路抢劫的白鲢，有吱吱咕咕乱叫的昂刺鱼，有咬了就跑的鳊鱼，当然有老实巴交的鲫鱼等。半天下来，收获颇丰。这鱼烧出来，那个鲜呀，绝没有养鱼塘里的那股饲料味。

有时，静等多时也没有钓上几条，但我的心里却依旧是快乐的、充实的。因为那清新的空气，因为那野外的风景，因为那宁静的心境。所以，每当“春深杏花乱”时，我仍会骑上单车，拿起我的鱼竿，去“垂钓绿湾春”。

能站立，双手还能熟练做这营生，没有成为累赘。这就好。

头一抬，孤山就在面前。冬天里偶尔下场雪，小家伙们很兴奋，堆雪人打雪仗。山上的风景更美。老赵只能看到山腰间银装素裹，光亮闪耀着双眼。他不会使用智能手机，也没有闲情逸致拍照片，没有眼光欣赏美景，自然不可能诗兴大发。有客户摇头晃脑故作文雅，他咧咧嘴着傻笑，不能扫人家兴呢。南北有两个修鞋师傅，人家都愿意到老赵这边来，说他手艺精、脾气好、不宰客。坐下来扯扯淡，说说山海经，他听着，附和着，不让人家冷场。客人一高兴时多给钱，老赵绝对不会见钱眼开，立马从铁盒子里找硬币递上去。也有人微信支付，老赵赶紧拿出打印好的微码，没有一丝犹豫。老赵信任人家，几块钱的生意不值得顶真盯着人家手机。俗气。扫码的钱当然转给了儿子。又没几钱，都不好意思提。况且现在又要了几媳妇，听说都有喜了。高兴还来不及呢。

雨天几乎没生意，来去汽油钱要三、四块，这老迈的油耗子电三轮弃之可惜，能将就就将就，换一部新电动三轮车也要几千块咧。一天挣五、六十，要几个月不吃不喝才够买。省省吧，以后用钱的地方多了。

有人斜穿过来，老赵眼睛盯着，脸上露出欣喜，相拢的手快速从袖口深处移出。老婆拎着保温包来了。

天还在下着雨，但不会一直阴雨，总会有晴天。冬天过了九点钟，太阳升起，越过孤山，照射这里，心也暖洋洋。老赵新的一天又开始了。

到湖心打渔，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就在那些荒寒的岁月里，我随母亲度过了一段走南闯北、自由快乐的时光。

母亲是乡里京剧团的当家花旦，本乡或者外县周边乡镇每年举办年俗活动，我都随母亲出去看表演。所到之处舞台简陋，是木板和竹竿披上厚厚的绿油布搭建起来的。没有先进的音响设备，没有舞台显示屏，可乡亲们热情澎湃，准时准点守候在台下，黑压压一片。

演员唱到动情处，或者武生连翻十几个筋斗时，下面就全场喝彩，掌声雷动，声浪可持续好几分钟。若是母亲从幕后踩着碎步，移到前台，和着锣鼓点和击磬声，端起身架，神采奕奕地一亮相，台下男女老少异口同声高喊“好！好！”那声音浑厚响亮，是发自肺腑的欣赏和赞誉。

有一回，母亲演《秦香莲》中《状告驸马》一折，在开封府朝堂之上痛骂陈世美忘恩负义、杀妻灭子、天良丧尽。台下已是唏嘘一片。他们不仅能听懂，还入情人境，感慨人生如戏，仿佛已是戏中人了。

演出结束后，演员们回住地休息。他们是不住旅店的，团里台前幕后几十位演员，分别被安排到几户村民家中，受到热情款待。日里把喝彩收得“益满钵满”，晚上回来还有村民



湖畔

盛利者 摄

责任编辑：柳再义

投稿邮箱：jsgrb_liu@163.com

月满半坡

杨孝洪

太阳刚刚下山，月亮就早早挂上了天空拉车的父亲，踩着自己的影子一步一步向前，向上向着坡上的老屋

车上装满整个秋天装满一车银质的月光装满一年的口粮，布匹柴米油盐 and 零花钱

此刻的父亲，哼起《纤夫的爱》声音虽小，月亮听到了把所有的光都聚到半坡的舞台两旁 的树林也听到了送来一片沙沙的掌声

送别

张明蕴

过去的人送别都送得很远长久地驻足不住地回首把每一次生离都念作死别

再见只是侥幸没有理所当然所以把每一次初见都当作故交初见时要仔细端详长久记忆

女人，请活出率性与光彩

沈云漫

有一部法国电影，名叫《将来的事》，影片讲述了一名从事哲学教育的中年女子从家庭美满到全面崩溃，尔后勇敢地走出迷茫、重建人生新秩序的经历。片子拍得现实又不乏情感，该片一举夺得当年柏林电影节的最佳导演奖。

某位哲人说过：“一个人真正意义上的独立，包括时间、空间和精神上的独立。”一个人，要做到真正的独立，并非易事，而一个女人做到完全的独立，会拥有率性与光彩的人生。

女人可以温柔，却不可以柔弱，甚至懦弱，因为在现代社会里生存，面对各种挑战、竞争、挫折与困难，女人，需要更加坚强的意志以及足够的自信。

有科学研究显示，如果重新调整社会对女性言行及成就的标准，女性甚至会比男性做得更为优秀，取得更为辉煌的业绩，因为女性对事物的感知度、对人际关系的协调能力、对繁杂事件处理的细腻和精准等一系列的优点会胜出男性一筹，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女人，其实潜藏了巨大的能力，现代女性在现实中能力的显示，只不过是冰山一角。

既然女人拥有很大的潜力，那就活出最精彩的自己，努力实现自己时间、空间和精神上的独立！学会掌握时间，自我管理，提升各种能力，对自己的人生作出规划，自律自强，清楚地知晓自己下一刻要往哪里去，要做

雪人(散文诗)

竺明山

“下雪天，一定要约心爱的人出来走走，走着走着就一起白了头。”

长亭，短亭，抑或走走停停。在一片苍茫里，走成两个温暖的雪人。只是那个约定，你还记得吗？雪花丢了忘性，每年都会刻意提醒。

把踉跄当作必不可少的平仄，湿滑、迟疑则是一生的错。我在一口深井里打捞星星和月亮。

樟树上的雪末风吹即散，隐没于这白茫茫的人间，这众口一词的童话。

路边有人在滚雪球堆雪人。童趣俯首皆是，把童年打包，滚得越大，快乐就越多。执着是个好东西，让一旁肆意的欢笑哑口。

塑一个你，塑一个我。接过雪里

杯中海岛(散文诗)

田宇榕

茶水冷得快。

随便一道划口把茶分开，海岛在杯中。

干草和之花在岛上重新相识，岛屿确立，海确立。

潮水消退，使劲拽出来一条船，他们互相配合，及至船泊岸，两人置身于汗水，松了口气。

些什么。工作、家庭、发展、人际……接好每一个命运抛过来的球，从容不迫地走好每个阶段的道路。

能有自己独立的空间，房子，无论是按揭还是租赁，尽可能自己支付房费，作家苏青就说过，她房间里的每一根钉子都是用自己的钱买来的，除了时间和空间上的独立，最重要的就是精神上的独立。永远别为了情感而丧失了人生的平衡，甜美的爱情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但并非全部。我们还要拥抱属于我们的阳光、空气、亲朋好友的温暖，以及，我们永不磨灭的梦想。

女人，要活出率性和光彩，要真正地独立起来，还要有耐心和勇气，要每天进步一点、每天锻造自己，让自己不断地强大起来。独立却并不强势，坚强而又智慧，随时切换各种社会角色也应对自如。独立，贵在坚持，现代社会，物欲横流，要保有一份信念并不容易，水泥石林里险象环生，只有经得起风浪的人才能笑到最后。

“生活就是最深刻的哲学，因为生活猝不及防”，这是电影《将来的事》里面的台词，女主角在经历了沧海桑田之后，最终悟出超越她多年来从事哲学教育的心得：将来的事，也许是一团乱麻，也许有好事发生，将来，有太多的不确定，可是，只要内心坚强，保持清醒，就可以从容应对人世间的风霜雪雨！

的火，寒风里站起来的两个人，冰雪聪明。一个扎着红围巾，一飘一飘的，多像你。另一个顶着礼帽，很绅士，一定不是我。

我有稻草人的不堪和责任。雪人不同，是人间的一次快闪，来得突然，去得不留一丝痕迹。

许是从天上来，才有了天使的容颜。雪人纯净的内心，搁不下任何事，也容不得一点伤害。只负责精神层面的卖萌，却很治愈。只要一点暖，就感动得热泪盈眶。

于是理解了季节，理解了风花雪月中的轻吟和喟叹。用一个身影雪藏唐诗宋词里不动声色的音律和深层次的笑容。

其实我们来之前，雪人早就在这儿了，堆的过程就是确认的过程。堆雪人就是把雪人找出来，把多年前的自己找出来。

若孩童的躲猫猫，找回另一个自己。

水域展开，船停靠彼岸。

彼岸是种意境，春天是种感觉，晴空伸手可及，自由伸手可及，重生感经久耐用。分开来理解，人类无非是春天的一时保管者，春天无非是人类暂时保管的礼物。如果需要，之花在早春活出自己的美学主张，干草照看阳光下峡谷崭新草木拔节，一切都生死在天不受管制。

穿过杯中漩涡，干草与之花还至本处，相对而坐，茶水遽然合上，杯盏摆成过道，人群穿梭其中。

立春诵

石潭

水袖从右手抛过头顶，头顶上灯光变换着深浅的色彩。超薄的电视里重播除夕的画面，而过往只能依靠回忆，或文字。窗台小碗装了一成水，放了一个白菜芯淡黄黄的像刚刚出壳的小鸡过了一天，菜芯就张开了六片叶子有牵牛花的舞姿和红枣的底限春色露出来，没有尘埃，也没有半点疲倦。妻子的随意给花甲的本命年添了一道新绿今天，正好立春日阳光也开了，妻子笑开的脸上捉不到一丝飞翔的鱼尾纹

我无法参透

李进

猛然回头，我对你一无所知而你，却几乎控制了我除了心还在跳动，身体已没了知觉

虽然，你是我眼中的繁花似锦，江南春绿可我却无法洞晓这春天背后的秘密等我置身其中，你依旧俨然成迷

过去，特别是你的过去至今仍像风雾，抑或深不见底现在，更是难以琢磨，又如何参透？

念头，突然冒出已让我措手不及，不知你去何何地我已深陷悬疑，该如何救赎？